



SHIJUE WENHUA YU |
| ZHONGGUO WENXUE DE
XIANDAIXING SHICONG |

路文彬 | 著

视觉文化与中国文学的 现代性失聪

 安徽教育出版社

视觉文化与中国文学的
现代性失聪

路文彬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视觉文化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失聪 /路文彬著.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6

(左岸书系·第一辑)

ISBN 978-7-5336-5016-2

I. 视… II. 路… III. ①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②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87339 号

策划统筹:何 客

责任编辑:何焕生

装帧设计:袁 泉

出版发行:安徽教育出版社

地 址: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

邮 编:230601

网 址:<http://www.ahep.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合肥晓星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650mm×960mm 1/16

印 张:20

字 数:260 000

版 次: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9.80 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电 话:(0551)3683078





视觉文化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失聪

天然地喜欢“左岸”这个词——不仅仅是因为这个词与巴黎塞纳河之滨有关。

因为搞创作的原因，我对词会有一种敏感。平时看书，记住的常常不是段子，也不是句子，而是一个一个的词。那些词会触发我想到许多句子，许多段子，甚至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乃至一部有头有尾的小说。后来读了米兰·昆德拉，知道世界上有个作家，就是从一个一个词去解读世界，写一部又一部小说的——他的一部小说，常常就是围绕一个单词，比如：轻、媚俗、不朽、慢，等等。我由衷地喜欢这样一种切入世界和把握世界的方式。

做学问时，也一样喜欢去琢磨一个一个的单词。阐释一个观念，说明一段意思，总要从提炼出一个单词来，若是这个单词诞生了，就觉得那个观念、那段意思终于被彻底搞清楚了，可以画上句号了。

原来，世界上任何一个词，都不是无缘无故诞生的，都是值得我们去细读的。一个词，就是一个状态，就是一个世界，就是一段历史。

比如这个“左岸”。

且不说巴黎塞纳河之滨的象征意味，这个词给我的直觉，就是它有一种不合流俗的傲慢之气：是“这”，而不是“那”；是“我”，而不是“他”；是“此”，而不是“彼”。它的叛逆性、敌对性、革命性、指向确认性、身份认同

性,克制不住地从字面下喷薄而出。你会同时想到另一些词:红旗、纲领、呐喊、抗争、维新、流派、集团、反调、分裂、脱离、山头、登高、激情、冷面、浪漫、酒神精神……

如此感觉,大概是因为这个词里头沉淀了太多的历史含义和世俗性认知。使用右手,这是普遍的方式,是正常的,而使用左手则是个别的方式,是反常的。从前,对左撇子是有一定歧视的,于是左撇子们成立了左撇子协会,联合了起来。“左”之所以有对抗主流的意思,有超越常规的意思,最初,是不是与这个生物学意义上的事情有关?尽管后来,“左”鼓动和唤醒了大众,从而由少数派变为多数派,甚至一统天下;但开始时,好像总是那么少数几个人是革命的种子,因此,才显出英雄本色。因与“右”相反,“左”就有了相违、不合、反对的意思,于是就有了“相左”这个词。“左”似乎亦有冒着生命危险而坚持正义和真理的含义。如“左袒”,说的就是汉高祖刘邦过世,吕姓势力独霸天下,吕后一死,周勃夺取兵权时,对军中众人说:拥护吕氏者右袒(露出右臂),拥护刘氏者左袒(露出左臂)。结果是,都“左袒”。

不知是偶然巧合还是冥冥之中的天意,法国巴黎塞纳河右岸的那一边左岸——是左岸,而不是右岸,竟然也是左派云集之地。充满了咖啡香气与人文情怀的巴黎塞纳河左岸,不仅是向往思想、自由、浪漫、情调,与正统、保守相背的巴黎人喜欢聚集的地方,也是全世界人文知识分子所向往的一种精神象征。在那里,芬芳的咖啡、超然脱俗的风景与深厚的文化关怀、对文学艺术的津津乐道相映成趣,各路学术无不具有开天辟地、独领风骚的强烈欲望,摒弃世俗、拒绝情性的浪漫的诗意,流遍了这里的大街小巷。与由王府官邸和商业通衢所组成的权力和经济中心的右岸相比,这里是生命更可恣意张扬的地方,是卓而不群的地方,是激情流淌、活力四射的地方。

于是“左岸”就成了一个符号,一种象征。

用“左岸”作为这套丛书的名字，是颇有意味的。

相聚“左岸”，亦是期许学术与生活、文学与生命相洽和谐的理想状态。其次，本套丛书中作者有不少是“左岸文化网”的成员。更切合“左岸”含义的是，收在这套丛书里的著作都是出于一些年轻学者之手，他们有敏锐的思想，有不合流俗的性格，有打破沉闷局面的欲望，有“搅局”的念头，有一种逆流而上、逆风飞飏的快意。他们注视着这个滚滚红尘的世界，发现问题的心思总是缠绕在心头。他们喜欢破绽，喜欢漏洞，喜欢盲区和空白，喜欢没有被人发现又恰恰极其重要的领域和问题，喜欢创新和革命的理由。但他们是被思想和知识武装好了的，是有准备的，是看准了的，是有的放矢，而不是耍花腔、哗众取宠、立山头、闹独立。与他们的前一代学者相比，他们的优长就在于他们是在一个宏阔的世界文化背景之下开始他们的学业和学术生涯的。虽然有时也不免会发生误读或知识使用生硬、不当的事情，但毕竟他们的话语资源是充足的。

塞纳河左岸的那些不安分守己的知识分子，其实都是饱学之士。他们的雄辩，他们的非凡格调，他们的潇洒和派头，其实都源于他们的深厚学养、造诣和精神。

我在一篇文章《专业的难度》中曾说过，中国当代文学这个专业的难度是很大的：一是它的研究对象之价值不尽如人意；二是本专业缺乏足够的学科尊严与自主权；三是被研究的对象正处在运动状态之中，不易定格；四是它不可避免地陷于人际关系之中。因而这个专业与眼光、勇气、激情、介入、生命、人格、沉着、悲壮等单词似乎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或许，相较于其他专业，当代文学研究尤其需要一些“左岸”精神。在那篇文章里，我还说：中国当代文学这个专业所面对的财富是不停地增长的。它虽然不总是财源滚滚，但总能不断地有所进项。它不是靠利息吃饭，而是靠新的财富增长。正是由于总是在面对新的文学现象、处于变动

不居的当下文学生态中，“左岸”精神中那些新鲜的、敏锐的、具有批判精神和浪漫情怀的气质才更彰显出其独有的魅力来。

当然，他们也并非就是无可挑剔的，甚至还有让人疑问的地方。在大与小、重与轻、本质与非本质等一系列问题上，都有可质询之处。以为那个问题很大，很重，可对于文学而言，是否就真的很大、真的很重？而那些被看小了、看轻了的问题，对于文学而言，是否就真的很小、真的很轻？其中一些宏大的或者不怎么宏大但却是很新鲜的问题，对于文学而言，到底有多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我们的专业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在批评话语的资源方面是否需要确认一下有些资源是有效的合法的而有些资源是无效的和不合法的？等等。据我的感受，塞纳河左岸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并不总是沉浸在宏大的思想中。也许，接下来，这套丛书的作者很快就会来思考这些看上去似乎小了一点的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左岸书系”的“左”并非“左派”的“左”，而是“左岸精神”的“左”。

2008年7月30日于北京大学蓝旗营

那里升起了一棵树。哦，纯粹的超越！
哦，奥尔菲斯在歌唱！哦，耳朵里的大树！
万物开始沉默。但即使沉默
其中仍有新的开端、暗示和变化现出。

沉静的动物，来自兽穴和鸟巢，
被引出澄明自在的丛林；
它们可不是由于机敏
不是由于恐惧才使自己如此轻悄，

而是由于倾听。咆哮，呼喊，号叫
在它们心中微不足道。那里几乎没有
一间茅屋曾把这些收容，

却从最隐秘的欲望中找到庇护之所，
带有一个入口，还有颤抖的廊柱，——
你建造起一座神庙在它们的听觉深处。

——里尔克《献给奥尔菲斯的十四行诗》第1部第1首

《左岸书系》献辞	1
绪 言	1
第一章 真理与视觉	7
第二章 听觉与情感	43
第三章 回声的沉寂	77
第四章 现代性幻象	113
第五章 男性主义迷途	149
第六章 现实主义之眸	183
第七章 集体主义关系学	217
第八章 与美德为敌	251
结 语 纳喀索斯的凝视与厄科的召唤	283
参考书目	295
后 记	305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我在此所指称的视觉文化并不全然等同于时下人们正在热烈追捧的视觉文化。后一种视觉文化在实质上只是集中于影像范畴的表面视觉关注而已,称其为影像文化也许更加恰切。同影像文化相对的应当是以文字为主体的符号文化,尽管后者同样也需要诉诸视觉,但它却并不能被简单地划归为视觉文化的领域。因为在我看来,视觉文化的核心诉求取决于视觉对象的存在是否单纯出于满足视觉本身欲望之目的;正如影像,它首先仅为视觉才产生意义,期待的主要是视觉感官的消费。而符号文化中的文字情形则并非如此,其本身基于人为知识建构所蕴涵的意义根本就不存在于视觉机制那里。否则,盲文的出现便成了不可思议的事实。实际上,文字乃是伴随着声音而来,后者本是其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文字不只是提供给我们看的,同样亦是提供给我们读和听的。视觉感官并不消费文字,它只是借助于这一符号为思维提供意义上的消费。不过值得关注的是,我们对于文字从朗读到默读所施行的声音缺失的转换,绝不是一次偶然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转换已然昭明了这样一个实情,即和听觉相比,我们显然更愿意依赖自己的视觉。换句话说,我们所习惯的不是倾听这个世界,而是观看这个世界;是视觉始终在型塑着我们同这个世界之间的关系。我们针对这个世界的能动性,更多的是源自视觉感官而

非听觉感官的激发。因此,可以想象,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创造的文化将会在多大程度上带有视觉的属性和印记。由这一意义说来,难道我们现在还有“发现”视觉文化的必要吗?难道我们不是在这种文化里浸淫已久了吗?我以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不能不认识到,视觉文化在此刻的喧嚣声势其实正是属于视觉欲望膨胀到极致的一个必然性后果。对于视觉文化,我们无疑还存在着严重的盲视。此种盲视直接导致了我们在认识自身文化本质上的障碍,故此我们也就无以意识到视觉文化的狂欢正酣已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更为不幸的是,我们的眼睛无论如何看不见这个信号。这个信号并不显形,它仅仅是一味的沉默。然而,这沉默绝非无所作为,它自始至终都是一种启示。我们的视觉对此无能为力,但是我们的听觉却能时刻为这沉默的启示敞开。视觉不单倚赖于有形,它的正常势力范围也只有 180 度;而听觉却有着 360 度的全方位势力范围,且不拘有形或无形的任何限制。对于危险的迫近,听觉的判断能力从来都是视觉所无法企及的。

如果说今天的我们已经置身在一个潜伏着危机的文化境遇当中,我想我们必须立即开始转而求助一直为我们所忽略的听觉。更何况,这种危险又是因视觉之于听觉的持久过度遏抑所致呢?事实上,也唯有回到听觉的感官维度,我们方有可能认清自己正在面临的危险,进而晓悟视觉固有的特殊品性。我所说的视觉文化就是相对于听觉文化而言的,它在外延上要远远大于影像文化所关涉的范畴。必须明白,我们之于听觉文化的当下漠视,印证的乃是我们视觉文化处境里的持续沉迷;凭此完全可以认定我们的视觉文化依然是一种不够成熟的文化。作为人类两大最重要的生存感官,视觉与听觉处处承担着同世界相处相知的重任;我们的文明可以说就是通过这两大感官的勤勉工作逐渐创立起来的。基于此,要想真正理解我们文化的本性,只有返归历史源头之处的视听感官那里。而在这一

源头之处我们将不难发现,人类文化倘若说拥有着明显东西方分野的话,那么这种分野实际上就是视听感官轻重的分野。在西方文化的缘起中,我们能够捕捉到的是一个视觉感官的支点,但在东方文化的源流里,我们可以获得的却是一个听觉的支点。由此看来,人类文化在一开始把持着的似乎恰是一个和谐共处的局面。当然,由于这种共处缺乏交流,我们故而还不能称之为自觉性的。可是,随着交流之际的到来,令人遗憾的事件却发生了。交流产生的不是对话而是对抗,和谐的文化历史格局从此不复存在。这一可怜结局的始作俑者正是西方历史所表征的视觉文化,首先应该是它要为今天片面发展的文化现实全面负责。并且,从这次文化失衡的历史事件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分别以视觉和听觉表征自我的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压根无法做到和谐共处,因为视觉所仰仗的对立及距离前提在很大程度上是要靠权力来保证的,而此种权力的行使又总是经由命令和征服的欲望来显现的。视觉永远乐于通过压迫听觉确认自身,听觉之于它的宝贵存在意义是不可能被它所领会的。危险的情境亦正是因此而来,视觉对于听觉的无尽挤抑,招致的不单单是听觉的毁灭,同时也是视觉自身的毁灭。所以,视觉和听觉不能指望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形态达成相互谅解。可能的谅解只能在同一种文化形态里实现,唯有先行避免了文化形态上的对立,视觉与听觉两种感官的关系发展才会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萌生改善的希冀。我们不是已经处在一个相同的文化形态里了吗?在西方视觉文化的进逼之下,加之东方听觉文化自信力的丧失,前者迅速在整个世界奠定了它的霸主地位。所谓现代性的发生,即是这一霸主地位得以成功奠定的开始。现代性不是听觉的现代性,听觉只面对过去的世界;声音不能够被其长久所占有,声音之于它意味着的不过就是连续的逝去。只有在视觉那里,未来的无限进步才属于一种动人的想象。这也就是说,现代性只能够被看到,却不能够被听到。听觉耽于对往昔的沉思,视觉则

始终谋划着如何攫取未来。而亟待此刻的我们去做的,便是在这其中引发具有命运决定性意义的张力。

如今的后现代性依旧是一双巨大的眸子,它继续在窥视着这个世界,虽然窥视的方式已与现代性不尽相同。但是,我们的视觉高度紧张症状仍然在愈益加剧;加剧的恶果不止于幻觉的频发,更有听觉严重失聪所引致的情感/身躯麻木。假如我们意识不到这样一种文化现实,视觉文化的谈论又会有什么意义呢?

从发生学的角度而言,真理作为哲学的一个基底问题,完全可以证明它同古希腊人之间的血缘关系。那么,正如古希腊哲学奠定了现代世界哲学的范式,真理这一问题也由一开始便无可避免地规约了后人的研究路向。这就是说,虽然此刻真理同样成为了我们自己所必须面临的问题,但我们却极有可能不是依照自己对于其原初概念的理解来加以深究的。在此尚需说明的是,尽管我们确实没有像亚里士多德那样早早创制出“形而上学”之类的严格学科体系,可这并不就能推导出我们根本没有遭遇过此类历史问题的事实。何况在海德格尔看来,“形而上学属于‘人的本性’。形而上学既不是学院哲学的一门专业,也不是任意的异想天开的一个领域。形而上学是此在中的一种基本发生。形而上学就是此在本身”;^{〔1〕}“我们所谓的哲学就是使形而上学运转起来,而在形而上学中,哲学才获得自身,并且才获得其明确的任务”。^{〔2〕}真正的问题在于,双方所关注的问题以及探讨问题的方式可能是迥然相异的;尤为需要我们警惕的是,当我们从古希腊人那里获得哲学的自觉之后,我们对于真理等诸多相关问题的

〔1〕 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40页。

〔2〕 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41页。

有意识探讨,便注定会偏离我们自己原初的理解,甚而由此遗忘掉我们自己原初的经验。事实上,在这样一条追寻之路上,我们也确实已经行进了太久。这是一条视觉的漫漫征途,它直接通往的是光的归宿。过去,我们从来没有像古希腊人那样如此强烈地依赖于光的存在,但在今天,我们的文化之于光的诉求,却远比古希腊以及受其深刻熏染成长起来的西方文化表现得更为偏执。

显然,光主要是为视觉而在的,对于光的信任无非是出于对视觉的信任。光的道德化功用首先就在《圣经·创世记》的一开始显现了出来:“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亚里士多德则在《形而上学》的一开篇这么写道:

求知是人类的本性。我们乐于使用我们的感觉就是一个说明;即使并无实用,人们总爱好感觉,而在诸感觉中,尤重视觉。无论我们将有所作为,或竟是无所作为,较之其他感觉,我们都特爱观看。理由是:能使我们识知事物,并显明事物之间的许多差别,此于五官之中,以得于视觉者为多。^[1]

正是西方文化在此表现出的这种信任感,决定了其形而上学的视觉中心主义属性,并促使此后的哲学话语始终将可靠性建立在了观看的唯一根基之上。诚若德里达所言:“在它的特殊性中去思考它,哲学乃是力之曙光,即

[1]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页。